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六目錄

外紀怪崇篇

溫州妖崇

陝臬司崇

汝陽異

蜀老僊

蜀老猿

小姑二身

蘭州崇

圭妖

土偶崇

古時人

臨江鼠怪

白獺夢

廖氏慶子 張氏嬭

猴崇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學宮杵怪

武清妖

錫精

楠木精

李太史所見怪物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靈哥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六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叔永 梓

外紀怪崇篇

溫州妖崇

溫州一富人盧姓者夢神與言堂柱下有藏鏹一窖可取用數日一家夢皆然遂剗羊豕祭而後掘地四五尺見大石片石下一大瓮瓮中一老翁長二尺許鬚眉長如其身曰我是汝六世祖某久幽地下今當出世命合家男婦皆羅拜而索異繒珍食服飾以為孝敬已令作佛事合丹藥費皆不貲常有貴客車馬到門稱是幾世親舊往來酌酢合樂張筵家無寧日少違則嗔怒

病患立至始知是妖祟凡三載費萬金一日老翁氣色大阻曰禍至矣命一家皆出避從之獨其主人竊視半夜見尊官至騶從甚盛燈火輝煌一紅袍者坐堂上作鞠治之狀老翁跪下若相問對俱只見唇動而不聞聲已有判官出簿向燭下檢視而命兩力士舉一瓮納翁瓮中壓以石片昇之而去祟遂絕祟絕而其家有親家進士令貴溪者書來謂久知此事到官即具一牒訖之正一嗣教張真人屬以除治衣紅者必溫州城隍奉真人符命到宅也溫州大叅王公陽德常言之於朗哉如此

蘭州祟

蘭州某太學家忽有三十六人來皆長不踰三尺內一人白鬚巾服如儒生假其宅居常出市驛馬布帛菽粟之類歸而歸必命太學盛席饌已既久太學苦之令人招方士除治而諸人已

知大歛發於室太學懼長跪請罪始滅一無所焚太學意其弟
忝軍方任江西龍虎山在其部中可圖也因密丸蠟為書告以
故弟畢以聞於主者遣其徒來相距七日而諸人始知曰汝竟
謀我也然我非渠法可治且亦有以報怨矣遂劇飲散去七日
一白衣人來其徒也曰祟去乎猶令太學架臺九層於州南門
外作法臺上前置銀鐺於爐中令通紅忽一男子赤身應命而
至從炎爐提銀鐺東西奔突踰時狐蛇猿豕土木之怪皆集一
一加訊皆謂非是復一戒而縱去前祟竟不可辨男子甦無
恙州人如蠟毛皆見之自是一州無有中厲者而明年太學卒
鄧子郡理官王南坡蘭州人與程凝之進士談如此

陝臬司祟

陝某僉憲衙後一大樹婆婆可陰畝餘根旁有孔極邃諸僮日

以盥沐水注之若洩尾閭異之因汲他井水煮令沸注之以試
動靜然其洩猶前也後數日家忽有瓦礫飛擲常中人一督學
使過之復為所中此公不悅有生自陳能治崇但從其服往則
可許之抵僉憲衙周視至樹根孔處曰崇在此僉憲以詢之諸
僮始知前事生令掃一室為鑰甚固居其中皆莫知其所為數
日出曰崇絕矣自是瓦礫無飛擲者歸報督學公問是何崇曰
地下復有世界牛渚然犀已屬偏幽神鬼忌洩固不敢陳也但
已屬則幸矣督學公以應試酬之事極有據姑識其槩耳

汝陽異

浙東虞子化自汝陽來稱其邑有異物據鐵塘村居民二少婦
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徙焉凡二
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於令令水部郎樂公公遣卒往

捕而異物亦為主客禮延款贈金隨其卒行赴邑已望城不遠
忽泣曰樂爺貴人我甚憚見然我避去不再潤鄉鄙矣卒急持
之而已躍入壁內自是果絕響其物中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
辯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與造為具招之皆至常
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今人
見豈以腕有毛為猿精乎老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
吾與汝亦幻也則怪之言未嘗怪也道在蕩覺下及瓦礫尿溺
持出怪言則為怪耳

蜀老僊

蜀有稱老僊者極靈異倚一村民通語邀者設秘室酒脯屬其
人啓請許則至吾里梅公秉憲蜀中同官有招者因亦招之其
人焚書誦詩曰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譁便欲載回

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車如是再三扃戶嚴密屏息俟之最久忽瓦屋有聲仙至矣至即嗔其人曰梅老先生相招何不早通至我濡滯若此舉杖之創甚已掣梅袖曰公大貴人細語未來事及其家昆玉皆有說多近諛又自陳荊州人在世七、百歲於公為鄉人云再招亦再至公分坐對酌飲滿浮白但覺盃空不見其形竟不知為何物彭儀部季錢談

蜀老猿

蜀一老猿納婦處友經理酬酢一皆如人獨不見其形耳羅近溪先生訪之與談名理絕勝皆有超詣一日先生心念太夫人猿已知即往豫州探之頃刻迴轉曰太夫人亡恙正率諸婢治紡我掣其紡具起擲下方大驚當有人來矣越兩月人至云是日太夫人紡次車忽平地躍起疑為不祥故遣相告先生諭以

故復語猿曰爾靈通若此談又若此何必匿形作幽物也曰形不可見故匿見則人駭走矣余脩行凡幾百年意之所在咄嗟可辦上天下地九州八荒無不可到獨不得身為人人身最貴即欲先生與儻不可得而美我乎嚮者靈性倍今今以有家大損且將棄婦入山未審尚可復否彭季錢談嗟乎榮啓期三樂得為人其一馬駘以猿語益信人之可貴如此而自投冥寂但見得好不見身是枯骨觸目接踵皆是何愚也故儒重歸全釋戒貪嗔癡有味乎其言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逆婦李小姑至中途樟樹下少憩俄而起昇夫覺與倍重相與目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即小姑兩身也舉家大駭里人

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膊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之郡逮至公庭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汁壓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然用此二術終不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往有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妾不敢見狄梁公欲治此有何難哉趙廣漢為京兆有男人似此者趙分幽兩虜各以十餘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餓餓不能起一強徒如初趙曰此妖也即欲置之鼎鑊忽列風迅雷妖遂粉碎為塵土其真男子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至一百二十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倣而行之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黃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

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孔穎疏為盜跖跖亦稱孔為盜丘蜀檄探為賊探亦檄備為賊備橫口一時靈翳白日其為怪何如而獨於怪詫哉

蛙妖

世廟時有瑞州二守某公者女為妖所惑人常見一美丈夫與笑語而女日羸家人咸憂之一日伺妖在室群入而擁持之箠殺之竟撲死乃現形一蛙也棄之園中某公次旦出視事忽傳某官相訪覲其名刺素不識也而與從甚都居賓次以候某公不得已出見其人美髯而面黧偉揖罷則拱而語公曰某不能嚴家小兒子謬犯公女辜當死第念某父不忍令其暴於野願得骸而歸葬焉公始悟是妖思而唯之又遽謝曰幸荷公諾遂別去某公亟入園視死蛙仍在而牆外忽聞哭聲已漸逼則見白

衣數十人以素車輿舁從牆上入共扶死蛙納觀中號擗震地
又自牆上輦而去久之延滅後女亦無恙竟不知為何怪也程
信吾公談見張進士之刻中

土偶崇

隆慶間越諸生某者館於鄰郡某村授徒甚盛一夕夜讀次忽
有白衣而岸幘者窺於戶意其徒某也如是三四生怪之乃大
呼某令入然其實夜讀未出也疑訝間空中拋擲沙礫如雨各
閉戶避匿乃定次日晡相與語昨夕之事則空中沙礫如故自
是每語及輒如此且白晝現形矣久而衆玩之反挑以為戲一
生漫云是第能擲微沙耳烏能展巨石乎語未畢而擲一大石
如斗去生鼻僅寸許又一生晝寢見衣朱綠而長尺許者數人
連臂而遊其室生則假寐以觀之或跳躍几上或咲舞榻前又

或持小竹而銳首者於榻下從膝孔中雖生蓋暑月卧蓆榻又
單蓆也生亦忍痛弗語又一徑登生榻生極力掙之與相拽漸
近牖欲從牖中出生堅持其一足廼啼云持我足衆鬼復入救
脫其屣徑去視履則土塑而彩繪者又一生夜坐見一人倚席
視之生忽起抱持搗其髮得數十莖而生不覺與俱出庭中蓋
戶牖俱扃似從隙中出也生大呼諸生競集而生握鬼髮坐地
上不語久之乃甦云為衆妖所擒見其主者翁姥一人踞上座
旁列朱綠衣者若而人翁怒生云是屢犯我麾從者殺之而姥
為請釋而得甦視其髮真人髮也而根尚有肉脂云如是月餘
衆偶閒步村落間數里外見一古祠已頽而像猶在正此生所見
翁姥也乃共鋤擊之而妖亦息更月餘一生起見庭中有物長
丈餘者徑持竿拉其腰倒地如崩引燭視之則祠中土虎已中

折蓋曩所未擊者也朱石門公談曾於某生所親見士履與鬼髮云見張進士肅之刻中

古時人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郎君已入室矣其人白皙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載婦所欲隨須即至婦更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如世夫婦矣問其姓名則曰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以故人咸呼為古時人一日忽語婦曰吾久壻若家不可不令若親與鄰其婦雖於治具曰若但稱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如其言諸親隣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肅賓以入則供張甚盛親隣坐賓席古時人自坐主席凡安坐送湯皆如人禮第聞其聲音未見形狀坐久則觥籌交錯譁浪相加衆賓驩極大醉乃罷次

日親隣以此酬請無不赴飲盡驩蓋人亦愛之忘其為怪矣稍暇必過其家呼古時人與遊或有演神戲者古時人亦拉其鄰雜稠人中坐看但杌几必虛一人之坐以待古時人而人終不見也坐稍擠則必呼曰汝坐太逼令我無坐處後數載忽流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也汝好自愛尚當為汝儲五年糧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其婦亦歿為儲五年糧者亦預知其期也張肅之謂是朱謹吾公談

臨江鼠怪

臨江李鑿嘉靖初授徒糊口所居庖隘而旁有樓崇敞然封鑰甚固請居之主人曰中有怪物常魘人死鑿曰邪不勝正安有是理因徙徒其中居焉一日外出留一冠者攝課讀夜分忽一

神至貌甚猙獰惡戴金撲頭絳袍象簡髯垂至腹冠者懼不敢仰
視次日鑿歸言狀鑿曰貴神福人此貧士之資何懼後果再至
袍笏端凝如前顧鑿作怒鑿趨而進自陳且有祈請神不對但
吹鑿左耳々即聾鑿怒知不免持所備防身大挺盡力一擊中
胸有聲啾然逋去遲明報主人來索怪踪跡至北廊垣曲有大
穴一鼠如斗作赤色髯長尺餘稱之重七斤胸有凝血以中其
要害故僅能入穴死王元禎談

白獺夢

江陰陸九齡宅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造以脩旱潦者歲久傾
圯其祖欲脩築之計工當偪石次忽夢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
下有年矣公勿聾々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
止後父復欲脩聾亦夢老人如前云父堅欲聾曰女何人而棲

於此乃以指書几上曰我白獺神也覺而咲曰劉黑闥尚為唐
文皇所滅况白獺耶決意為之掘其石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
拽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王
元禎談

廖氏處子 張氏嬭

閩南平之漳湖有廖氏處子為異物所憑已適王氏居遠矣而
憑如故其家無如之何知江右龍虎山正乙真人符最靈往徵
之而物必阻於途大窘行者行者不能往一日潛往物復亟追
之而已遠入天師府門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母太夫人掌
政取照魔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脫鼠耳給三
符命至閩至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張其人如其旨焚閩符
而物向女猶擲擻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曰吾為汝死矣焚符

家庭白日忽迅雷起柱中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
遂絕後女生子人猶嘲之曰鼠子別有張氏婦其所遇之妖猶
廖氏也婦以棘七治簋殮而妖鑽其子腹至於腸出復納入婦
徒驚懼無如之何萬曆丙子其夫商於楚謁太和山適張真人
奉命設醮祝釐於山設榜招告鬼者告者凡數十百人而理者
十有六其夫名在焉亦賜以三符命如法焚之果白日聞雷而
祟絕矣莊靜甫談

猴祟

江南一民家女為祟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杭城宋相公自
先世有得道者符法救人最廣而公傳家得道者猶陰主之故
法大行其家因自遠邀至公曰此猴精已五百年通靈跋扈幸
早發不然逋逸至滇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勒海內諸城隍令

捕得而諸神實憐之莫可獲幸得道者家有神為某郡城隍奉
法惟謹始獲之明日械至公坐壇上與客痛飲責之曰女生世
久可入僊奈何不自愛而犯淫戒為屬人間罪何可逭猴惟涕
泣而已客問所從來公嘆曰此猴飽經籍與蘇子瞻交好蓋蘇
公友也客有狎之者猶裂客衣即壇上剖其胸死立長孺談宋
相公者富陽宋鳳山見狐却禦兒邑事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怪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瑄時為山
東督學竟憇焉夜半黑衣而立莫敢近薛不為意已而漸近几
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之得泥梵鑒命左右跡之為城隍廟
門控馬奴因易其像崇絕至今塑像仍露其項出邢子愿蒲伯
邑志

臨邑學宮杵怪

臨邑人紀綱穆蕭二生讀書學宮方夜不燈有婦而艷翩々且前兩生疑為鬼物用鍼紉線志其首俄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東廡下鍼志宛然焚之崇絕邑志紀綱後為錦衣以罪誅

武清妖

順天之武清縣有娶婦者夜久歸下與男甚畏之不肯入室眾為強合歡焉日晏啓戶不知女所在獨存男一首急扣女家亦不知其故但林莽間有血跡遺女履一隻蓋在道下與時為祟所乘而俱為所食必妖虎也李文甫談

鍋精

蘄水劉元載掘塘至深忽見大鍋再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躍入地水中撈撓不得後數年大雨塘溢鍋高出水上破塋順流

而去經二十里入大河再三十里入大江不知所往蓋其地有寶陀山寨乃前人築以避亂者寨破居人被殺此鍋必寨中所用又乃為崇山下另有血塘亦以流血故李華之吊戰場可想也文興談

楠木精

黃即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顛風起舟師危之頓呼楠木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々鼓弄風波破舟舡損人命最久公歸即自撰文牒報水府其略曰象窮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熒犀之照雖川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禱彼風師亦助雲其與肯惡者何殊云々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適時忽一木自樊口溯水昂首奔至公命縛之登岸時正戢郡學宮曰吾不能作旌

陽鎖爾鐵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以為宮左柱萬曆丙申宮始
災郡中兒童口語猶有楠木大王之稱本此

李太史所見怪物

李太史公馳行關中某驛其日尚可抵縣而與夫阻行謂前道
有怪物亘數里恐值之公不所叱令行至半道衆果呼物見下
輿視之見物如尺練相距高陽十里而物長一里許隱々拂遠
樹過樹若皆靡不知是何物豈蛇妖也與王不疑談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于人憇樹下忽聞
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
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美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
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

地衆以聞官李汝藩談其省直指姚公以奏御其大槩也為語甚不佳昔所謂燕雀處堂母子相哺哺者非與一說細人出樹癭中男嬃形狀不一而下半尚是木質未盡變久而某令君陰購之村中始得二三而京中人亦有藏者人多見之所謂半人半木質者也

靈哥

嘉靖間廣之保昌梅嶺間有洞今曰白猿洞洞神曰靈哥居帷中言休咎毛髮不爽奔走千里傾動一世人窺見是美婦人一士處事最久屬以庇佑成名許之鄉會三試題皆預以告故三捷成進士授大行奉使藩邸於江以西過里謁神神曰子名已成如欲報我不過引使節於天師府乞一通天引為德大矣士唯々自喜得效果如其請達天師天師詰所用不對天師已心

知大即對士

書無仁士修默運符呪以紙縛其身

忽自天墜一曰猿首下淋漓血尚濺士衣袖士膽落愀然莫可
仰視天師曰公不知此猿千歲怪深藉令得引三界禍不淺矣
子姻家劉子敦汪啓西先後令保昌所談亦嘗過酌洞中今英
德縣江中有崇阨舟舡謂是靈竒其餘靈乎亦附之者耶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七目錄

外紀狐篇

竹園狐妖

狐子鬼兒怪兒

京師狐

臨清狐

屍變

何令君殺狐

袁進士叔侄

狐貌優人

巡茶使馬公

孫給舍押字泣狐

杞縣傳舍狐

無兒邑蛇狐

羅太醫宅狐

鍾馗顯靈

東岳行宮夫人

京師狐

耳談類增

目錄

一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叔永 梓

外紀狐篇

竹園狐妖

豫章李長卿孝廉其尊人學憲公去家二里築別墅焉學憲公卒久之孝廉奉母太夫人還祖居留僕珊守堊室珊婦陳微有色忽五姬至門曰吾竹園李家在磨盤下賣餅欲得嫂孀子一行必有良緣陳叱之去而五男子已至皆華巾綠袍相為鬬戲婦昏不能自持珊歸大怒居婦傍而其狎猶故召法師治之披髮伏劍書符步斗驅邪入獄技窮而五人亦作於別室法術尚未

已乃揶揄法師曰邪驅幾人耶或以聞於孝廉孝廉因具疏告於學憲公曰竹林固別墅地而妖又托姓李大人陰靈不遠可令妖恣睢哉除治之日願求冥助於是聚卒徒牽獵犬按於竹林喊聲與陰飈四合草木振動有五狐捨穴而登木亂相跳躍小狐墮焉為犬所噬已而三狐中矢石墮皆殺之獨老狐飛騰出牆莫知所往衆擔狐礮斫振旅而歸以俎於學憲公几筵既而享昨醉飽咸曰老狐不能離穴餘勇尚可賈也當潛往捕之至一處見牆有竇塞以巨石而石微動搖迫之狐狐見知狐匿其下殲焉尾節有十三蓋數百年狐也自是夜啼於門三日始罷尚不省磨盤李之說後數歲新其廬於溝旁得一磨盤其暗道與竹林通始知焉此即孝廉談狐既有磨石道急則逸出而為獮升木其必陰有以制之者老狐既逸而以貳誨禍鼠之五

技窮矣故百邪不勝一正孝廉督學公分治幽明雖九尾何庸哉

狐子鬼兒怪兒

績溪黃令君士元言其里張公守雲南某郡有隸鬼兒怪兒事辛酉歲胡比部蓮峯述以語我曰張公守雲南時嗔二皂常不見且名鬼兒怪兒何不祥也掾以其故對皆曰果然蓋其父農人常夜行田間有狐拜月已化好女子且預以皮匿叢間農人皆見之佯為不見故與語拉歸以為小婦復陰於叢薄間取其皮別置之狐失皮遂不能化得婦其室七年生二子鬼怪是也然常有戚容農人以其久無他腸故調之曰憂失皮乎狐大駭苦哀懇索得皮着之即化躍去顧二子曰汝饑寒當於汝父始遇我地呼我自是呼母輒得物然不多故為隸而數往見嗔於守也

京師狐

朱汝脩常與何仁仲云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
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岳甚
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有拋磚於背者回頭視之狐
亦拜禱在後大笑曰爾禱吾亦禱東岳神安能制我遂不汙已
任其居處間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
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為侍御者不信欲以
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
幾碎乃避去說者謂南方多鬼少狐北方多狐少鬼夫世之為
世寧獨鬼狐為鬼狐而已仁仲談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狐兄弟二人皆雅士具姓號往街市與人士

過從留款談燕衣冠偉麗飲饌精美好義多豪舉健談鋒通年
第避客不出兄延接如故東平石鴻臚悠久與善謂何仁仲常
過其地刺謂之勝與俗人言昔謂世間半人半鬼詎不信乎前
猴崇謂與蘇長公友飽經術必其類也

屍變

京城外野寺有婦人棺寄已久其家近年偶迎歸已登舟矣而
棺甚輕又內嘗作響疑之發棺無婦屍有四男子面目衣服皆
同秤其二不過五斤不知是何物因破棺並沉之或謂狐狸之
類好易人屍希得善地以乘生氣寧有是事是皆理外不可曉
者也

何令君殺狐

湘潭令何君起升富順人丙辰蒞任謁憲臺於寶慶還過湘鄉

水濱傳舍風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二豎子一厨人入居之
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々見素妝女娉婷欲前公叱之去
侍者皆股栗方解卧具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為動第令豎
子拔去已有針從床下穿卧具入又刺公足創甚公怒起舉燭
徧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狐匿其中即拔取
厨人刀去格砍之狐尚雙制公手厨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
因得伸手重砍以刀狐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
以為坐具寶慶從事宣城梅子馬正與何令君聯舟鄂渚者所談
也凡和乘人心入者也而皆起於嬖人下賤以其愚怯易惑而
心易搖也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何公所為正類李叔堅不
見狗怪而狗自斃者殺狐益難矣使得盡用其刀天下安有城
狐作孽者哉

袁進士叔姪

張進士肅之曰隆慶辛未豐城袁公實遂與姪應旂同榜寓都下雙塔寺偶見一婦往來寺門極美覺心動已而漸往來近軒下逾見風致遂乘無人試調之欣然來就因與稔篤而遂日羸病人疑而詰之初秘不言及有言此地多狐祟者始慙而吐實是夕婦來罵曰我憐卽不愛此身以奔就今故泄之何也且世寧有如我而為狐者遂自媿唯遜謝而已竟不能卻也謁選得金華令衆謂疾出都門則可與絕廼陰治舟而陽言從陸且亦不以語婦也及出張家灣則婦已先在舟矣咲而迎曰卽何護我自是情好益密而病亦甚及之金華則已羸不可支矣家人為請符禁治之或言龍席山天師府之驗者密遺急脚走祈行未半日而復有一急脚持牌稱官命追止之急脚歸而官未有

牌後一人亦不知也如是者凡數四必多方阻回家人亦無可奈何而遂竟不起矣應旂初授永安令至是調繁得金華正代其叔至署則見遂盛衣冠出迓旂與揖語家人問之曰某叔在此家人怪呼旂始悟為鬼而心常惡之不久旂亦卒夫遂之死以狐妖而旂之死則叔為妖何也然先後皆死於華豈亦有定數耶辛未榜中人談

狐貌優人

醉語曰往歲官京師江陵雷孝廉夜過我有優蘇侑觴雷心感之次日晚寓城外蕭寺中方就枕若有人相勞問者訊之云某優蘇也舉止言笑無異遂與同寢鷄鳴別去覺有異夜乃披髮扶一釵不睡待之童子偶睡見一美婦人相勦不捨去孝廉聞呼有聲遂拔釵起逐之似一大狸獎亦獲其尾明日遷去妖

逐絕

巡茶使馬公

馬公以巡茶使歷慶陽遊於湯泉泉上有石可坐而中紅暈一片極鮮潤相傳為楊妃浴坐處遂心動其夜有少女至卧處極姣麗稱楊妃始猶叱拒久自迷與交屢日稱病不出相驩無厭忘其為怪也時兩臺使皆在郡躬問疾出見亦無病色守獨曰此地有妖狐常媚殺人公無惑焉又潛走人天師府求制而牒反在公處曰天師安能制我遂怨盜其印去公不得已好求得之稱病還山東狐與偕至界忽不欲度曰此地神極威猛故耳後公起給舍亦常守德安鎮荆南陝人言如此

孫給舍押字泣狐

孫給舍鵬初觴集唐侍御宅召所常侍歌兒不至至則憊病無

人色云為狐所據孫公曰我善書符當以治汝本是戲語而兒
哀乞不已因捉唐公案上硃筆成押字授之旬日兒至病色大
減百頓稱謝曰狐見押字泣避去矣凡正人怪邪所憚故今人
止邪常書范文正公異世且然况今世乎公以押字泣狐必有
以懾之於幽者

杞縣傳舍狐

李太保維寅為勲衛時於萬曆甲戌請假歸省宿杞縣傳舍次
日館人謂從者曰李公貴人且正人也從者曰何謂曰此館素
多狐妖能為人形幻怪百出白日凌侮人畧無忌憚昨聞老妖
云明日有貴人至其人正人吾等所當避今果寂然是以知之

禦兒邑狐蛇

禦兒邑田夫王奎婦為物所擾每至婦迷任其黽亂而居與吳

孝廉隣孝廉傷之語鑒曰迷者陰氣凝其竅也試曝之日中自當解鑒如言暴婦果甦謂始見白哲美男子調已拒不得遂奸合憊且死矣甦不踰時迷猶故孝廉有所善富陽宋鳳山擅驅魔法知鑒貧因為書捐十金為鑒道理費令往迎宋公得書即飛符遣陰兵圍護勿令怪逸而物已知語婦曰汝夫招法官治我其死矣婦曰何不逸去曰陰兵圍如鐵桶逸將安之而日夜飲泣灌戲不休宋至建壇作法觀者如堵忽見一皂帕颺空中久不下劒挑之帕下成大狐水噴之漸噴漸小兩碧眼猶炯炯射人僅如拳始寸斷之婦始愈婦愈而南松村老農始懼以亦有所昵令子詣孝廉招宋宋已知曰非蛇精乎蓋老農始月夜步林中足踐有物軟而滑視之乃赤螭蛇也驚懼亡何一紅衣美婦抵門謂歸家迷道丐假宿遂共寢農喜如遇僊曰汝絕麗

言類
但乳大小曰吾姊乳頗豐明夜當來次夜姊至衣縞素微有肥
美益甚又與合然農以疋羸不能起故聞鑾婦事始疑也宋至
建壇伏劔救之從豎櫃衣服中得赤蛇猶蝘蜒向其人若乞命
狀宋曰尚有白者徧按乃在墻角掘至第十八塊磚得白蛇大
兩圍長丈餘置三斗筐中猶露數尺許咸杖殺之老農亦起孝
廉捐十金活二命為德大矣攜李鍾君威談

羅太醫宅狐

京師石碑衢王內相大宅一區石首羅大賓甫賃得人有以
異崇告者羅不信携一童二歌童並酒榼入以嘗動靜四壁明
燭深酌聽歌至夜半忽怪風礫石並起壁燭皆滅三童驚匿牀
下公獨伏劔叱之已揣無益於處拉三童出忽一老白狐携四
小狐突入公逐以劔老狐躍起屋上小狐不能從公指之曰狐

何敢作祟人間我當盡屠爾子以償往所虐於爾者爾若懼我
繞屋行三匝當以子還汝而我避去矣狐始怒目如電聞言即
繞屋三匝公以兩帚夾承小狐次第授之終及簷半而皆手援
以上公曰爾能飲乎復以案頭壺榼上飲啜皆盡公笑謂二童
歌曰今可無懼能奏一曲侑狐飲乎竟口噤不能成聲皆去明
日但聞搬移之聲及夜寂然乃入居一歲所大安泰期滿徙出
繼者為韓宗伯沈太史二公家口失者無慮數十人皆棄去自
是空無居者羅所徙宅一日忽見老狐於牆上拱揖有感慨意
仍勞以壺榼醉飽躍去狐本為厲而拘怒為德以不殺其子也
故狐尚有一天性人能充拓此心狎海鷗窺巢鳥庶幾焉殺機一
息便作歡情相去不十百耶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至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有為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後圃春香亭姬所帶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跛蹇而返曰姬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鬚子擊我一簡傷左股驚懼投所竊於井而遁為汝幾喪我命毛保聞之欲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徐守家其家果以失首飾為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急索便得某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為神婢奴德之尤甚迺迤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如五通所言故詒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即携歸置已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遙屬耳於保母曰此神正向擊我鐵簡者汝忘我以汝故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無筭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因去不復至吳貞甫談

東岳行宮夫人

河南固始奇絲村即孫叔敖故里所謂請寢丘之地有狐毛三姑在八姑中最狡常魘魅人里人苦之姑忽謂人曰今上帝命我為東岳行宮夫人儻能廟祀我當歲時庇佑汝消厲降祥里人廟祀之稱岳王夫人亦曰奇絲夫人大著靈顯祈禱問疑肩摩人不謂其為狐也數歲姑忽看緋乘馬行道上遇推車子西晉二客客見是美婦獨行相眴以目姑亦微睇而過入一村林機僻地繫馬獨跼蹐而卧乃是狐身不意二客不能拾跡至此見之大怒共相歐擊狐醒變身不完曰我是東岳夫人既為公等看破醜穢不能復為神公等釋我願以二十金相報二客許之擁至廟天已曙問金何在曰但坐少需即有一人至匿金於香爐中乃是盜金者復一人隨至與相搏乃是亡金者共相繫

詛按其身無金俱去姑謂二客曰爐中金可拾矣二客拾金果是二十兩致謝而出自是祈禱不應香火寢息而為厲彌甚里人邀得靈寶法司治之納邪魔中號泣有聲埋置十字街心壓以大石符呪固之又數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語地中曰公發我覆我能振公貧且再不擾村中矣木匠發之得出相從為其小妻所欲立至絕不為厲第人家常失小物知為姑竊去也今尚在商城臬掾王華子茂談

京師狐

京師有狐夜醉道上為巡徼卒所識負歸卧之更舍而坐守之既醒大駭知以卒得免甚德之曰願有以相報又曰君福薄不宜厚享但不乏食可耳自是夜必貽以錢錢僅充二舖至老死始罷又一家婢為狐所據主人聞撻婢教婢置罈于室內俟已

已至詔令入避其主果以是入主人即覆以石哀呼求出不得
許輸百金贖罪亦不聽火蒸之七日夜聲息絕發罈糜爛矣舉
棄之順城門外野中傾城往視是日驢馬騰貴王資敬談又一
家婦美而狐作聲空中告其夫曰我以重貲購汝婦能從夫婦
得利不從恐空失婦耳夫不得已從之得厚貲是夜痛飲與婦
別狐亦垂涎促去曰愛亦當割非汝婦矣婦有二子俱藉其力
作掾次子商南京歸携有燒酒然已置醢其中狐飲至醉即曰
吾着汝手手裂腸而死至今父子饒貲馬健甫談

狐術女變男子

麻城民呂承周聘劉氏子矣為狐所據其家莫能制凡數載劉
氏為期迎女狐其語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為視之形體皆變
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詣

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
明府文公逮至時觀者屬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尚從
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
逐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騁
諸累囚及司圜扉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嫁山中民狐復斃
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今尚在麻邑熊孝廉呂原談嘗聞狐
多姓田而行輩常以豈惡人果必叢生耶然妖不畏玄武仗而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八目錄

外紀冤憤篇上

丁戌

盛太守死冤婦

京山侯崔駙馬子

楊化冤獄案

茅山港舟師

韓氏僧紗存

黃鑑父

僧齊能

張奉

磁州民婦

梁欒

進士郭公

葉諫議

馬中丞

山東吏

董孝廉明吉

章采三

楊酋應龍

老圃瓜異

王師祖

耳談類稿

壽州守甘公決獄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八

黃岡

王同

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

成

自

校

繡谷

唐

唐

景

叔永

梓

外紀冤償篇上

丁戌

長洲人丁戌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金百于丁為獄中餽粥資丁利其金且虞禍反行金于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作鬼語自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曰然我且至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又自作聲如前而操鎗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鎗則勇力愈奮忽又操刀自

斷其臂而以爪自挖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市人或謂汝冤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始出遂死所謂赦蓋是時隆慶改元年詔也張伯起所見自有紀昔彭生為疑如意化犬猶假于物而今則即假其人之手人心逾厲而鬼術轉工東方朔識泰山谷赤蟲為冤氣所化而攷其地乃秦獄冤之為厲久矣

盛太守死冤婦

攜李盛周嘉靖間進士未第時以讒殺其婦夢婦曰我行無玷汝用讒殺我我必報越十五年累官某郡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語閹童曰縊何能死人我戲試為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梁閹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遂死閹童走回其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莫曉其故詢之閹童生日乃婦死辰即婦後身已云我必報也冤化童子固矣使公不試縊其柰何

蓋畫定於十五年前自能令公試繼如此嬰杵報主冤亦定自十五年前人謀鬼謀事異而理同總之人不可獨殺也

京山侯崔駙馬子

京山侯故駙馬都尉崔公元也以弘治朝愛壻擁毅迎肅大貴重畜貲無筭而苦無子所居巷有屠者馮大妻梁甚美崔以公主令召入晉之呼其夫與百金其夫唯立券而去居數月金盡再來則與二十金又盡復來予十金已復來無所得則倚醉大罵崔不能堪杖之斃及期而梁生子週歲啼聲不歇偶見厨人宰鷄鴨跳擲以為咲再擲再咲如此以為常日必宰鷄鴨數十以悅之而啼終不歇二三歲喜養鵠能手殺之六七歲能殺鵞八九歲能手屠猪矣崔知為屠所托也然止一子無可柰何而竟以此憂死元死而冤殺益甚佐以大睹一日捐萬金諸貂

璫勲戚皆借為賭資精金奇寶既罄則名園甲第繼之甫三歲而室如洗肅皇念骨肉親命郭翔國勛朱成國希忠陸太保炳稍經紀其家為治其與賭者得數萬金又二年而盡業當受錦衣棄不顧身披破囊無復人形其舊所屠沽處門外有隙地醉則常往臥焉朱都督希孝與諸文懿陶文僖談而予聞之駕部掾中李北平殺降陳戶牖陰謀皆於享延不兢固矣京山以椒房勲戚僅殺一屠乞兒入室一錢不着身九重威令呵護不得蓋鼓刀人性習腥俎而強令作貂珥貴人性亦不習也鑄蜀山而餓死如鄧通豈無天子命乎可畏也

楊化冤獄案

楊化冤報往姚侍御羅浮以語御史大夫沈繼山予聞而識之然梗概耳今從侍御得其罪案一一因稍從其文悉識以見實

際夫此既實則凡諸寃報附魂者何不實也曰于大郊即墨縣人狀招大郊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徐守宗守宗令本衛先存今故被大郊謀死楊化於萬曆二十一年月前來討取軍裝宿大郊家陸續打討銀二兩八錢本年月日楊化同大郊趲趕鰲山衛集在于衛城內尹三家飲酒大郊思得楊化身邊有銀要行勒死故意用黃燒酒灌醉至日落時楊化沉醉不能行走大郊扶化騎驢同往衛北石橋子溝哄楊化下驢稍睡再行楊化依從下驢臥地大郊候至一更窺見無人不合將楊化驢韁繩解下作扣當套楊化頸項將帽塞口用脚踏面兩手扯繩登時勒死隨於腰間搜劫前銀纏在自己腰內比大郊恐天明有屍不便又不合隨將楊化屍用驢馱至海邊離本庄三里許即丟海內當將前驢趕至黃舖舍漫坡棄撇終回家前

駢失落無存至本年二月初八日已隔十二日楊化前屍被水潮至本社海邊比有本社保正于良等將情報李知縣查得海潮死屍不知何處人民何由落水難明除責令一面訪拏外李知縣遂禱於本縣城隍神務期報應方顯靈佑本月十三日楊化陰魂隨附大郊本戶于得水伊妻李氏身上方在碾米忽跌在地良久口稱我是討軍裝楊化在鰲山集被大郊將黃燒酒灌醉云云我恐大郊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還有親兄楊大化妻李氏二男二女等情此時于良等聽知報與老人邵強地方牌頭小甲等隨將大郊叫至李氏家兩相面對相同李氏又稱你快拏出我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肉洩恨大郊因見李氏說出前情不能隱匿隨自吐稱是實却不料這等陰魂附人通明等語于良等當押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

纏袋一條內盛軍裝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竈鍋烟籠內取出連
賊送縣比大郊畏懼在監無人供送牢食要將本戶人攀扯管
顧又不合妄稱于從豹于大教于大節三人以致于良寺亦將
三人拘集併大郊於十四日首送到縣覆審李氏與大郊面質
前情一一相同及查于從豹寺曾同劫李氏吐稱並不相干
正恐累及平人故來通明大郊亦稱鬼神難昧委係自己將楊
化勒死圖財是實本縣看係謀殺人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押大
郊寺親詣海邊潮上楊化屍所相驗得本屍云云本府看得楊
化以邊塞貧軍跋涉二千里銀不滿三兩于大郊輒起毒心先
之酒醉繼之繩勒又繼之駢駝丟屍海內彼以為葬魚腹求之
無屍質之無証已可安享前銀宴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
不昧屍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微曖之奸褻亮人之魄

至於咬肉洩恨一語凜如斧鉞恐連累無干數言嚇然公平化可謂死而靈、而真正不遂死而亡者孰謂人可謀殺又可漏網哉談縣禱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面鞠殺劫魂附情真理合解審定奪督撫軍門孫評審蒙批楊化魂附訴冤面審俱薊鎮人語誠為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取問罪犯到府于潯水泣曰妻李氏父為楊化冤魂所附真性迷失有子弗乳不免母子兩傷卑職喚至案前曲為開諭李氏猶然為化語怒叱之曰爾冤既雪魂當依爾體骨何為耽閣人妻子可速去不然則痛責汝復叩頭曰小的行矣李氏起走復令人拉之轉曰吾叫楊化去李氏將何之復怒叱之如此回轉數次將欲刑之李氏始仆地喚不應目瞑色變如死人潯水並其母附耳以乳名呼之痛哭不已猶不醒但四體搖戰汗下如雨父始張

目視曰吾李家閨女何故在此業知其真魂返矣殊等大書數
字鎮之令得水扶出次日同知劉提審李氏涕泣不能出一語
相應鮮回免其再提

茅山港舟師

新水茅山港舟師徐某載客蘄水人黃某往江右販木櫓其身
重而貨重因乘便推客墮水再起復竿擊之頭破流血乃黃婦
夢夫滿面血污曰我被某害了命你可往港捉住告理今將空
舡歸迎婦往遲則去矣婦大驚抵港候之果見人楊帆而來識
者曰此是也即問曰你載我夫去何在曰你夫起了大本錢雇
他人舡去我何得知既是大嫂且上舡吃飯纔上舡忽見死人
從舡下湧出醫有肉瘻識是夫屍即扭喊隣舡人共捉抵官徐
自招認銀六十五兩尚在僅以酒婦失二兩耳獄成償命熊比

部談

韓氏僧紗存

灤州有新守某公抵任遇宿古庵中明月踈林見美婦欲前復却徘徊隱見公曰汝妖乎曰妾訴冤者乃歌曰韓氏紗存兩分了風流冤業因此上僧房淫媒先貪後殺空流血沉冤未雪悲咽捱不過孤魂明月忽不見而哀音尚激林飈公味詞中義紗存必是寺僧抵任咨問果有逮而鞠治之僧即呼冤債不可逃也遂供出蓋嬾居與隣因與通後婦悔欲絕而僧疑有他遂殺埋寺中久矣掘屍貌如生以僧抵償姚侍御羅浮嘗見其獄詞

黃鑑父

黃鑑父某蘇人舞文善訟毒霄張甚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受遇英廟寵幸最深蘇人咸謂天道無知後帝復辟以儻

恩擢大理卿一日帝御內殿見一本角微風飄漾取視乃鑑昔所進禁帝本也帝震怒令力士箠殺仍滅其族嗟乎傳謂天殛其毒故不盛不滅不觀黃鑑所終而以始盛責於天道不知乎天道者也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年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然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橐餕故以好番因醜殺之得其饒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齊和尚也渠昔殺我如此如此故牒尚在某箱底屍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先官即以故度牒名向禪寺披剃兒為僧名之曰再能千僧鼓吹送之還鄉相距不出十餘年耳

張奉

滇之浪穹書手張奉者奸而舞文熟習境內田賦無端飛詭影射顛倒貧富惟利是饕又常佐墨吏漁取於民與鈞利能立致人禍福道踞以目但私呼其居曰翼虎室唐漁石按滇蔗得械至復厚賂兵卒求脫不得而竟以計逸去追及之兵寡力不能制時野無纖雲競然雷震于東奉死于西腹若剖五臟若剗人厭弗收以沃犬彘焉唐公自為記夫聖人代天而天乃助人然雷何不早擊之豈待其貫盈乎繡斧之威若雷今則直驅雷矣

磁州民婦

萬曆戊戌磁州民某業推車婦貌美有騎兵與隣常挑之婦憚從避去徙地有公井兵復倚汲挑婦婦守彌堅一日適母家道經幽僻兵騎而追及求媼不遂怒拾窰邊磁片擊婦死復納石

其私馳去次朝夫與其母得屍知為騎兵也弱且無証不能訟
但以羹飯焚錢聚哭謀收瘞之母有小女相從忽作婦言死狀
衆擁之抵州時為歲之元日泣者滇人劉公安仁即獲騎兵於
門小女証說歷々兵亦吐實公百榜之以抵死尚在仵徃兩河
之間皆傳其事而傷之事有情重於法者此是也巷伯之惡莫
窮其辭將何以加斯人乎

梁欒

梁欒者崔王應亨家擔水做賣酒漿會應亨遠出而欒意欲蒸
其嬖蕭氏未發也蕭氏亦微得之即以他故倩人笑給崔值令
其他往欒往數家求役皆無收者身既無依又恨前主棄已竟
入殺蕭氏蕭氏腹有八月胎孕刀痕三十三處棄刀棄其未曉
逃去既遠矣會騎者數人自城中出戲呼其前驅者曰殺人之

賊何處去樂跪伏乞哀騎者不顧而去城中正宣傳其事有膽
柴者適見之入城以語其兵番疾捕竟得死柳廣文談

進士郭公

京師有進士郭公某守某郡一日庫掾耳語曰庫金若干不籍
載無知者願以歸內橐公取之而終有慊于心恐掾語洩因以
他事杖殺掾亡何生一子甚相憐愛及長淫傲無度家資廢盡
且屢抗父公怒杖逐之子回面視父宛然掾貌公悟與隔居自
是不怨焉李維寅談

葉諫議

諫議葉公亳州人常秉傳已過某邑適一奴後至嗔丞漫已相
詬遂擊丞死公聞杖奴百恨恚不已已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而
其夫人當婢童子忽呼丞入臥內以常識丞也公聞疾入亦看

有見而子果生穎秀異常公甚憐愛之第胸中常懷快然絕無他異獨好撻奴甚毒曰必殺此僮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兒成進士拜令而臂常好佩一鉄環知者以為諷曰但覺其快耳忽一日遇奴于途即下輿以環擊奴死自是不喜佩環始擊丞死者奴臂環也薛典客公儀談其里中事

馬中丞

馬中丞炳然正統間登第宰楚嘉魚群盜劫藏金去而欽召報適至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公于暗處稽其數三十人有長而鬚者魁也因密以屬捕者懸賞罰最嚴期必得會吾邑陽邏鎮渡江人數及一鬚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雷訊皆誣服公始就道後豫章獲盜稱其贓出嘉魚移文楚臬而守以是得罪罷囚皆死屬獄中出者實少公以居要亦莫有疑之者正德間公建

大中丞節過楚入閩楚正戒嚴以劇盜劉六七齊彥名等且至公復與楚藩臬爭禮大怒犯其鋒出遇盜于陽邏殊公屍骸其處子合家死者三十人人謂冤報寧有之乎郡志已載公死盜歲月復有贖女事出郡侯余公貴義不可忘也因附載之時侯領郡不忍大臣女辱賊即橐千金具文牒屬四青衿往贖女其一士即方中丞父封君勇也追及於潯江其帥趙風子受金還女曰金無受理第爾郡失犒軍錢也具賓主禮厚貽而遣之侯得女具車馬護以四老嫗送還蜀郡魯國之法國中男女為諸侯臣妾能贖者取金於庫况貴人女辱虜也林回橐千金之寶負赤子而趨侯有焉

山東吏

自樂編載山東有憲司某公小責一吏吏性狼戾不屈命毒撻

之轉樑轉詈至死是公平生不濯足濯足必得奇禍是日濯足覺吏在側公叱之旋吐涎出左右扶上牀未安而死

董孝廉明吉

寧海董孝廉明吉壬辰與二友並下第行抵交城不遠忽一老人立候道左問曰中有董相公明吉乎曰然曰為侍御公學之孫乎曰然即伏地頓顙請枉過其舍三君問故不答亦即赴之入門肴酒甚秩老人已率妻子羅拜奉觴曰董相公恩人也因言昨夢金甲神相告明日三舉子過門內董為侍御公學之孫下科狀元及第汝異時遘冤獄當死必此公能救汝可迎之今果然神不欺我也三公大咲劇飲而去下科乙未復下第歸再過老人入見歎曰公前語罔我也老人為禮甚急攢眉曰往復夢金甲神告曰董某殺三命上帝削其籍且死今年狀元為應

天朱之著其父以醫術活人甚多又世皆善人故以報之不知公殺者誰也董聞掩耳出走前途聞狀元為應天之朱益懼歸無何卒蓋董始別老人在道獨買舟行顧見舟師女貌甚都而挑之為舟師所覺抗語相詈董益忿故遺金匣於舟而去詣所司以盜捕舟師捕者發匣得金遂治以盜法女以已故累父自縊死毋傷女死非罪溺死舟師又始得釋然失舟無家餓死所謂三命也董為郭張虎甥婿得最真郭欽華談董未嘗殺人始視非禮猶是過而逞忿生殺機則為慝矣禍遂蔓延非殺人而何夫當以過受侮自訟不暇忿從何生殺機何可設故天下之禍無不始於萌而溢於著即董君亦不知禍蔓延至此若知則慝過可皆俛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可畏也哉

會稽章采三者其父欲聘暨陽駱大叅女為婚采人往議是夕母夫人夢神授以書內有三世冤仇字懼欲勿往父曰二家世好不信人事而以夢惑乎竟成盟及于歸抱子女矣采三一夕見男子入室追視失之以為鬼物而疑終不釋遂乘酌酒斫駱氏頭並殺一婢一僕以為姦然僕僅十三無姦理置采三獄竟死杖下豈夢所謂冤乎

楊酋應龍

蜀之樓山關有僧號某關主者為播州人所信重宣尉楊烈亦素敬事之一日關主乞烈檀施值烈未起恃狎徑入其內夷法內外禁嚴甚烈怒曰若誠高僧不能外待而必入吾內耶此如法必死關主曰檀越勿起惡念恐重為檀越禍烈竟殺之關主曰吾必使若無噍類矣其後白日人咸見關主闖入烈內跡之

無所有而烈內產男子即應龍也竟覆其八百年之宗而絕之
祀與吳曦蛇報畧同云語出梅進士今重慶諸公皆能言之而
慈慧寺愚菴法師親聞於播人云楊氏之孽根如此不獨其掃
墓聞鬼哭墓中已也

老圃瓜異

長圻療者黃郡產瓜蒺地也相傳先朝老圃某畜一瓜最巨欲
以獻豪門偶丐者挾籬入食之某見持鋤擊丐者死又恐人知
即壅圃內明年屍地產瓜延蔓最盛目結一瓜大如斗會邑令
君衙購瓜于諸圃皆不可用僉謂獨某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
得十瓜錢邑衙剖之瓢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令君大疑召
某問汝圃瓜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
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蓋丐者食瓜子尚滿口

故明年產瓜而滋液其胸中血汁故赤若此某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死獄中亦冤所為與何東之談

王師祖

五臺縣生王師祖嬖佃客女因擊婦死乃勒婦項作縊死狀而痕不入故埋棺隰地立首向下冀其速腐並滅縊痕耳婦翁已成訟檢者受賂為支吾而又陰許賂婦翁事遂寢越數年度其尸腐遂背盟不與賂婦翁復訟時高蘇門先生叅政山西發尸全體如生絕無縊痕而擊傷特甚師祖抵死衆謂九冤者不化莫不嗟異見其所著疑獄十二事之一也

壽州守甘公決獄

壽州守甘公蜀人隆慶間進士隨直指抵滁住龍興寺弘演房其夜四與夫共博獨一勝三夫毆勝者死壓以石爐意謂鼎仆

壁死也乃公啓戶見一人披髮血面跪月影中叱之不見而明
發聞輿夫死知夜所見其人手然直拈在冗迫不暇深究其事
令三人既同伴姑醺錢與瘞訖歸州審詰起屍檢之遂盡浮前
狀一抵死二擬戍餘人至今稱之夏克家談